

尊敬的功德主（沒有功德主就沒有今天這麼殊勝的緣分）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大德，諸位同學，大家新年好。在過去的一年，我們做了兩樁事情。第一樁事情，我們在中國湯池小鎮做了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，做得很成功。第二樁大事，在去年的十月份，我們將宗教的團結跟中國傳統教學的效果，介紹給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」的總部。這兩樁事情意義很深。

聯合國以及許多的政府對宗教確實是沒有能夠了解，雖然說的是宗教自由，實際上限制還是很多。我們在前年訪問巴黎的時候，教科文總部組織有一位宗教的聯絡人，是斯里蘭卡的一位小乘出家人，你們也有很多人見過，法寶法師。我在巴黎，他來看過我三次，前面兩次他都穿的西裝。他告訴我他是出家人，我說你為什麼穿這種服裝？他說在聯合國工作，不方便。我就明白了。好像是六月份，我從巴黎活動結束之後，我訪問英國。從英國到美國，接受布希總統的邀請。在他的宴會上，也遇到一位剃光頭的，也穿西裝，到我面前給我合掌，他說他是出家人。我說你為什麼穿這個衣服？他說不方便。我就曉得、就了解了。這以後有人告訴我，大概在國際場合當中，恐怕只有兩個人不換服裝，我一個跟達賴喇嘛，我們沒有換過服裝。由此可知，他們對這個宗教認識不夠。這難怪，我很了解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就不相信宗教，就認為這個是迷信的，所以我非常理解。

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，非常熱衷於哲學。那個時候在台灣，我就找到當代的一位哲學家，方東美先生。他是安徽桐城人，我們算是同鄉。桐城距離我們那個縣很近，在從前中國里華里五十里，現

在公里是二十五里、三十里的樣子，所以算是小同鄉。他指導我，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。我們上課是一對一的，是在他家的小客廳，小圓桌上上課，一個星期兩個小時。從西洋哲學講到東方的哲學、講到中國哲學、講到印度哲學，最後一個單元講佛經哲學。我就非常驚訝，我說這佛教是迷信，怎麼會是哲學？方老師告訴我：你不知道，佛是大哲，佛是聖哲，佛經是全世界哲學裡面最高等的哲學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所以方先生是我學佛的接引人，我從他這個地方才認識佛教，它本來是學術不是宗教。

接觸到明白之後，方老師告訴我：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它不在寺廟，它在經典裡面。他教我不要去找寺廟，去找佛經。所以我那個時候開始，就到寺廟裡面去找經書看，因為佛教的經書一般市面上買不到，只有到大的寺院有《大藏經》。《大藏經》不能借出來，所以我們就利用假期的時候去抄經，接受老師的指導，教我們要看哪些經典，我們就去抄，所以我還抄了十幾部經書。

最初指導我的是章嘉大師，這是藏傳的一位大德。他老人家，我跟他的時候我二十六歲，他六十五歲，算是祖父輩的，對我也很愛護。他教我看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誌》，這兩樣東西沒有單行本流通的，所以一定要到《藏經》裡面去抄，是唐朝時候人的著作。這兩樣東西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，他說：你要學佛，首先你要認識釋迦牟尼佛。你對他不認識，你怎麼樣跟他學？這跟一般學佛啟蒙，第一門功課就不一樣。讀了之後，才知道釋迦牟尼佛是個什麼人，我們才真正對他有了認識。

從釋迦牟尼佛一生，他求學到開悟，以後教學，我們了解，要用現代的話來說，他是一位終生的職業教師。孔夫子教學只有五年。他周遊列國，六十八歲回家，回到老家開始教學，七十三歲過世，所以孔子教學實際的時間只有五年。被後人尊稱為「至聖先師」

，我說夫子當年在世，作夢都沒想到後人會對他這麼尊敬，他沒想到。

可是釋迦牟尼佛就不一樣了，他是年輕的時候就覺悟，所以他自己捨棄了王位，捨棄了榮華富貴去求道，這個求道就是求學。在他那個時代，可以說是印度的宗教黃金時代，許多學派都建立起來了，而且他們的修學比中國人高明，高明在哪裡？高明在禪定。甚深的禪定可以突破空間維次，所以他們講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不是從理論上推測的，是在禪定當中親眼見到的。你見到的跟他見到的，許多人見到的完全相同，這就不是哪個人編的故事。印度最早的教派，婆羅門教。婆羅門教的歷史，他們自己說有一萬多年，這是可以相信的，印度人不重視歷史，現在全世界承認它是八千五百年。諸位曉得，佛教才二千五百五十年。這是個古老的一個學派，也變成宗教了。

釋迦牟尼佛十九歲捨棄了家庭，出去求學，所有這些學派他都接觸過。他是王子的身分，肯定是備受大眾的尊敬，能夠親近到最好的老師。經過十二年，到三十歲（十九歲到三十歲，中國人連頭帶尾算十二年），十二年的參學，到最後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。根本問題是什麼？輪迴從哪裡來的？為什麼會有輪迴？六道輪迴外面還有沒有世界？這都是大問題，這個問題沒有法子解決。所以他走到恆河邊上，在菩提樹下打坐，把所學的這些東西統統放下，沒想到這一放下，智慧就開了，這就所謂是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。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的真相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

「佛」是什麼意思？佛是印度話，意思跟我們中國人講聖人是一個意思。我們中國人稱聖人，印度人稱佛；中國人稱賢人，印度人稱菩薩；中國人稱君子，印度人稱阿羅漢。要用現在的觀念，一般術語來說，佛、菩薩、阿羅漢是學位的名稱。佛是最高的學位，

現在的博士；菩薩是第二個學位，現在的碩士；阿羅漢是第三個學位，學士。可是他們這個學位比我們這個學位的標準不一樣。

我們這個地方剛才的「凡聖迷悟示意圖」，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說的。佛告訴我們，只要放下，你自性裡面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都現前了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這是《般若經》上講的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這個法門，不僅是講佛教裡面所有宗派的法門，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宗教、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學派，全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下。你怎樣才能達到究竟圓滿？究竟圓滿是你自性裡頭本來有的，這是佛在《華嚴經》上說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。如來就是稱的自性，宗教裡面稱的「唯一的真神」。佛教裡頭不稱神，佛教裡頭稱自性、本性。

我們中國傳統教學也講的是本性，你看《三字經》上第一句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本性本善，那個本性就是佛教裡面講的佛。但是「佛」這個字裡頭包括本性，也包括本性裡面所包含的智慧德相，統統包含在其中。我們現在就是迷失了本性，把無量的智慧變成無量的煩惱。所以煩惱是從哪裡來的？煩惱是智慧被它扭曲了，迷了。迷了自性的時候，自性裡面智慧變成煩惱，自性裡面的德能變成了業，我們現在講造業，就是善業、惡業，變成這個東西，自性裡面的相好變成了六道輪迴，就這麼回事情。你們在大乘教裡常聽到這些術語，「煩惱即菩提」，「生死即涅槃」，你們常聽到。這是你迷了之後，扭曲了。

迷了之後，你有了妄想、有分別、有執著。我們用示意圖，用這三原色來代表。我們用黃色代表妄想，用藍色的代表分別，用紅色代表執著，好像我們迷了，迷了之後就像人戴了三付眼鏡，三種顏色的眼鏡戴在上面。你想想看，這三種眼鏡蒙在我們的眼睛前面，我們把眼睛代表我們的自性、我們的本性，這個東西有沒有障礙

我們本性？沒有。有沒有障礙外面境界？也沒有。我們的眼睛是自性，就是法性，外面的境界是法相。所以它跟法性、法相不相干，它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。法性跟外面法相是真的，叫一真法界。這個東西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是一種抽象的概念，它不是真的，只要你把它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成佛是什麼？恢復你自己自性裡頭本有的智慧德相，你就恢復了。

釋迦牟尼佛搞了十二年去參學，就是我們中國禪宗裡面所講的，「踏破鐵鞋無覓處」，到處去求學，找不到；他統統放下之後，豁然大悟，叫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。這是他給我們做出最好的示範。所以真正的成就沒有別的，是放下，跟我們孟夫子所說的一句話是能觸類旁通的，孟子所說的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。你只要能放下，你智慧就開了；你要有執著、有分別，你的麻煩可就大！永遠不能解決問題。

這個啟示，實在講在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大師，你看他的事蹟，然後你再看釋迦牟尼佛，這兩個人給我們表演，這個啟示就非常圓滿，也非常的珍貴。我們曉得惠能大師，他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，他沒有經過十二年的參學。他是怎麼樣開悟的？他所開悟的境界跟釋迦牟尼佛完全一樣，無二無別。他的開悟，諸位都曉得，放下了，徹底放下了。世尊是經過十二年參學，放下，他是沒有經過參學。

到黃梅，他是做義工，在廚房裡舂米破柴，他是幹這個活幹了八個月。八個月沒有進過禪堂，也沒有上過講堂；換句話說，他一堂經沒有聽過，一次禪坐他也沒有，在碓房裡面工作，五祖居然就把衣鉢傳給他了。五祖召見他是在半夜，這《壇經》上記得很清楚。我們的推想，五祖跟他講經就那麼一次，我想時間不可能超過三個小時，大概兩個多小時的樣子，跟他講《金剛經》大意，講到三

分之一，他就全明白了，大徹大悟，後面不要講了。這一悟之後，不但佛法全通了，你看他以後一生的教學就知道，他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經，他怎麼教？你學哪一部經，你念給他聽，他一聽就明白了，然後講解給你聽，幫你開悟。在中國佛教史裡面，成就學生最多的是他一個人，真是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。在他會下真正大徹大悟，四十三個人。這就說明放下重要。放下的時候，你智慧就圓滿了，這個智慧給你帶來幸福的人生，給你帶來成功的事業，給你帶來靈性的提升。這麼好的學問我們許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是非常的可惜。

我從這三位老師（我是三位老師教的），接受教學是十三年。章嘉大師三年，奠定的基礎，以後李老師十年，主要是教我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學孔子、學釋迦牟尼佛，一生從事於教學的工作。這個工作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，幫助人覺悟。幫助別人，當然也就幫助自己。

佛教我們，人在一生當中最重要，隨緣不攀緣。攀緣是什麼？你有心思想去做，我要做什麼、做什麼。像一般人都做了很多的計畫，我今年做什麼、明年做什麼，那很苦惱。為什麼？那些都是妄想分別執著，你總是離不開。隨緣的時候，一切隨順，沒有計畫。所以我們一生做的什麼？一生就是教學，講經教學。講經是上課，幫助別人開悟，幫助別人認識佛陀教育。佛陀教育是自性的教育，佛沒有東西給你，佛所幫助你的是讓你了解事實真相。懂得這個方法，你只要能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，你就圓滿成就。

所以我第一天親近出家人，就是章嘉大師。二十六歲那一年，頭一天跟出家人見面，我提出一個問題，我說：方先生告訴我，佛教是哲學。我說，我明白了。有什麼方法，能讓我很快就能夠進入這個境界？章嘉大師聽了我的發問之後，一句話都不說。他看著我

，我看著他，我們兩個人這樣的看了半個鐘點。這個教學法很特殊，這個教學法實在講就是佛教最正常的教學法。看了半個鐘點，他教你放下了，把所有一切妄念都放下，讓人整個回歸到靜態。你統統靜下來之後，你才能接受；心浮氣躁，接受不了，這個耳朵聽，那個耳朵跑掉了。他能讓我們兩個對看，他心是定的，我也定了。定了之後，才告訴我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這六個字，你就能入佛境界了。我聽了之後，似懂非懂，我沒有他那樣的耐性，接著就向他老人家請教，哪裡下手？這個時候他靜下來的時間就沒有那麼長，大概五分鐘。他不曾馬上答覆你，五分鐘之後告訴我「布施」。我們坐了兩個小時，都在定中，那個磁場氣氛非常好、非常安靜、非常柔和。這是老師教學的一個特殊方法。我離開的時候他送我到門口，拍著我的肩膀告訴我：我今天給你講了六個字，你好好去做六年。我也真聽話，真幹。

你放下得愈多，放下什麼？放下煩惱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別，放下執著。這個東西我們的染污時間太長、染污太深了，所以是老師教我們，我們就認真放下。放下一點，你煩惱就輕一點，煩惱輕一點，智慧就長一點；你再多放下一點，你的煩惱又少了一點，智慧就又更增加，就是這麼個辦法。我們不是上根利智，不能像惠能那樣一下就放下了。一下放下，馬上就成佛了，我們不行。所以你們知道，我學佛到今天，從章嘉大師教我，今年五十六年了，年年都有進步，就是年年都在放下。這是跟我的同學時間長的，你們能夠覺察到。同樣這一部經，我天天在讀，天天跟大家在講解，年年有進步，年年境界不一樣。這是什麼原因？我每一年又放下了一些，就這麼個道理。

所以執著放下了，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再執著了，一絲毫執著都沒有了，你就拿到佛教第一個學位，阿羅漢。拿到這個學位，

對於六道情況你完全了解，你就曉得六道怎麼來的，六道是從分別執著裡頭變現出來的。現在科學家講的不同空間維次，不同空間維次怎麼來的？空間、時間本來沒有，現在科學已經證明了，空間跟時間不是真的。佛在二千五百年前就講得很透徹，就把它講清楚了，時間跟空間是從妄想分別執著裡面變現出來的。

如果你能夠把執著放下了，換句話說，你能夠破除第一重的障礙，能夠突破一部分的時空，就六道沒有了。六道沒有了，還有四聖法界，十法界裡頭還有四聖法界，所以必須還要把分別放下。分別要是放下了，四聖法界前面兩個，就是聲聞、緣覺這兩個沒有了，你提升到菩薩，提升到佛的境界了。最後能把妄想放下，才能超越十法界，這個完全沒有了，一真法界現前了，就是你回歸到本性，大乘教裡面講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」，你把你自己本來面目找到了。換句話說，圓滿的智慧，圓滿的德能，圓滿的相好，統統現前。

諸位在往生經裡面看到的極樂世界，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的華藏世界，那才是本來面目。所以佛有沒有東西教我們？沒有。佛說你所有證得的東西全是你自性本來具足的，只是你現在有障礙，障礙讓你不能夠現前，只要你肯放下就行。所以章嘉大師第一天傳給我的，就把這個祕訣告訴我。看破（看破是了解事實真相）幫助你放下，放下又幫助你更深一層的了解。菩薩修行沒有別的，從初發心到如來地，就是看破放下、放下看破。

我們現在學佛為什麼功夫不得力？就是你沒有看破，你也沒有放下。沒有放下、沒有看破，你始終在原地踏步，你一寸、一分的進步都沒有辦法。正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我們在這麼多年來勉勵同學，你要真正想有進步，我講的十六個字，叫老生常談，自私自利要放下，名聞利養要放下，五欲六塵要放下，貪瞋痴慢要放下，這

十六個字。這十六個字，你如果是有一個就沒有辦法提升你的自性，對於大乘佛陀真實的教誨，你雖然讀、雖然聽，你沒有辦法體會到裡面的真實義。這是什麼？不是佛不慈悲，自己本身有障礙。

所以生活、工作一切隨緣不攀緣。這個在起點，你要相信因果，古人所講的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你能相信因果，你心是定的，你就不妄求了。心是定的，定生慧，慧就能看破，這個利益就太大！因果是前世的，前世的業因感這一生的果報，這一生的業因感來世的果報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現在在西方，我們看到外國人這些研究報告，現在西方人相信有輪迴、相信有報應的，在比例上講已經超過百分之三十，我們估計應該有百分之三十五，他能接受、他能夠相信。東方就更多，東方人就更多。所以他心是定的，不妄求，心是定的。

佛法裡面常說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這求有理論、有方法、有效果。怎麼個求法？總的原則，斷惡修善。《了凡四訓》是最好的說明，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也是最好的說明，這個樣子才真正能夠在這個世間所謂求富貴得富貴，求兒女得兒女，求長壽得長壽，真的是有求必應。我這一生，年輕的時候，很多人知道我的命不好，一生貧賤，貧是沒有財富，賤是沒有地位，是非常辛苦而且又短命，壽命很短。今天會還活到這麼大的年歲，我也沒有求；我沒有求富貴，也沒有求地位，也沒有求健康長壽，一切依照老師的指導，完全是隨緣而不攀緣，自然形成的，壽命也延長。四十五歲那一年確實生了一場病，一個月。我也想到壽命到了，不要去看醫生，醫生只能醫病不能醫命。壽命到了，你還看醫生幹什麼？所以我也不要醫藥，也不要醫生，在家裡頭念佛，等著阿彌陀佛來接引。結果等了一個多月，阿彌陀佛也沒有來，我的病就好了。所以我一生沒有進過醫院，沒有病歷，這是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了解事實

真相。

我一生的工作方向、目標，學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明瞭之後就教學，我也願意從事於教學，這是章嘉大師教我的。選擇這個行業，也是章嘉大師替我選擇的，他說這個行業好。而且老師特別告誡我，決定不可以搞政治。他舉了一個例子：你的心慈悲、善良，譬如說你做一個縣市長，有的是很好的縣市長，可是你底下那一些工作人員都是貪官污吏，你怎麼辦？我一想，這個話是把我問住了。他說：你要不要負責任？你的罪過是什麼？用人不當。他這句話提醒我之後，我這個念頭就斷掉了。你到今天哪裡去找好人？找不到。我教學找幾個好學生，我找了五十多年都沒找到，所以這條心老早就死掉了，還是規規矩矩的教學。

教學，現在很難得，我們用高科技，我在攝影棚裡面講經。所以我們宗教局長葉小文到這邊也來過幾次，我告訴他：我教學沒有學生，講經沒有聽眾，我攝影棚裡面就我一個人，面對著攝影機。葉局長也很聰明，他說：你有衛星，你有網路。沒錯，是的。所以在網路上學習，在衛星裡面學習，都沒有見過面。聽說人很多，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，從來沒有過問過。我們用網際網路大概有十幾年，用衛星電視是四年，從二〇〇三年開始的。所以聽我講經、聽我教學的人很多，在身邊一個都沒有。你們看到我攝影棚裡面，門關起來，也就一個人都沒有，我一個人自己說，也自己會笑，也說得津津有味。因為我知道，真的，在螢光幕前確實有很多人學習，而且有很多人非常認真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這是古來祖師大德沒有這個緣分，我們現在充分的要利用這個機會。

可是這次我移民到澳洲來，這個緣也非常殊勝，我對澳洲非常感激，他們對我非常的優待。到這邊來之後，這就參加學校，九一一事件之後，昆士蘭大學和平學院邀請我跟他們教授舉行兩次座談

會，學校才決定希望我代表學校參加國際的和平會議。這是隨緣，這不是攀緣。他們給我的學位、給我教授，我最先都是拒絕，我說我要這個沒有用處。兩個學校校長來給我說：法師，你還是要接受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：聯合國的和平會議邀請的是專家學者，他不邀請法師，不邀請宗教的人士。他說，你一定代表學校。這我才勉強接受。參加六次會議之後，覺得是聯合國這個工作，這麼多工作人員他們的方向有了問題。所以教科文組織開這個國際和平會議，從一九七〇年開始到今年三十六年，世界是愈開愈亂，所以大家都著急。

我提出來的，我每次講演的時候，文字上你們大家都看過，我都是提供中國五千年來，為什麼外國人很羨慕的，他也感覺很驚訝，五千年來中國這一個國家、這個族群，可以稱得上是和平的族群，長治久安的國家，他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這在西方歷史上找不到的。中國一個朝代改變之後，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到二百年安定的社會局面，這在西方世界歷史是找不到的。什麼原因？中國老祖宗懂得用教學，所以中國人重視教育。

古時候國家制度裡頭把教育擺在第一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那個「君」是領導。因為建立一個政權，領導這個國家、領導人民，什麼最重要？教學最重要。教學教的是什麼？教的是倫理、是道德、是因果、是智慧，現在的科學要放在最後。所以中國的教育，教學的內容不能不知道；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智慧、科學。真有科學，儒裡面有科學，佛經裡面的科學更高。現在西方的科技研究到今天，沒有辦法超越佛法裡面講的科學，佛法講得透徹。非常可惜，西方科學家沒有去念佛經，他要念佛經的話，我相信科技的進步會大幅度的提升。這是幾千年前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我開會給他們介紹的時候，聽講的大眾都很歡喜，說法師，你講得很好。最

後一句話是什麼？這是理想，不能落實。這句話搞得我這是沒有法子，所以我才跑到湯池做實驗，看看我們中國古老的方法對現代還有沒有效果。結果沒有想到，我們到湯池做這個工作，我的預期是三年能見效果，沒有想到三個月就見效，讓我們跟這些老師都非常驚訝，人民怎麼是這麼好教的？所以這個效果出來之後，我就想要怎樣介紹給聯合國？沒有想到七月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就來通知我，邀請辦十月份這麼大的一個活動。我說這佛菩薩保佑，祖宗有德。我說我到聯合國搞這個活動幹什麼？我說是我們湯池成果的促銷大會，向全世界去促銷，我是去幹這個的。這我兩樁事情都寫得很清楚，特別我是跟劉延東部長，我給她一封信的時候就寫得很清楚，兩個目標：第一個是宗教是可以團結的，我們把宗教團結介紹給聯合國；第二個就是中國古聖先賢講的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用教學的方法可以化解衝突，可以促進社會安定和平。我們今天已經做出來了，我講話的聲音就大了。這是介紹給聯合國，我說是為這麼兩樁事情做的。

宗教，前年我在馬來西亞，拜訪馬哈迪長老。他在馬來西亞做了二十二年的首相，當國家領導人，他是時間最長的一個人。他退下來之後，對這個世界和平安定非常關心。他去問過我，他說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和平，能做得到嗎？他問我這麼一個問題。我就告訴他：如果我們把四樁事情做好了，這問題解決了。他說哪四樁？我說：第一個國家跟國家和睦相處，平等對待，第二個派系跟派系，第三個是族群跟族群，第四個宗教跟宗教。這四個都能做到和睦相處、平等對待，天下太平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眉頭一皺，這四樁事情都非常棘手，很難做得到。我說：對，從宗教下手就比較容易。宗教能團結，肯定影響政治、影響派系、影響族群。他聽了就點頭，有道理。我在新加坡把九個宗教就團結起來了，那是個

好例子。我在印尼的時候，把印尼宗教團結成一家人，我帶他們去訪問埃及、訪問羅馬，都收到很大的效果。所以馬哈迪第二天就寫信給我，邀我參加他十二月份的論壇，是二〇〇五年，我也參加了。

不做出樣板沒有人相信，所以我們在湯池做成功。做成功之後，我就寫信給政府，給我們的首長，我說我的目的達到了，達到之後這個事情是國家做的，不是我應該做，我的本分事情是講經教學。每個人都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，大家團結起來，社會安定，天下太平。這一種建國君民是國家事情，我現在全部交給你。現在還在談。政府給我的建議，希望學校來接替。所以我們就找了安徽大學，大學校長來看我，很有興趣、很有意思來做。談到最後，他說如果一下交給他，他恐怕做不好，所以要想跟我合作，等於說我們合辦這個事情。我說行，合辦一年，我給你期限一年。一年，你派你的研究生、派你的教授到我們中心來，我們來合作，讓你了解我們的理念、我們的方法、我們的效果。一年之後，你可以順利的接收，我們就脫手了。

巴黎會後，我這一次在英國訪問劍橋、訪問倫敦大學，看他們的漢語系。去年我曾經訪問過牛津。訪問之後，我感覺到西方對於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，他們非常認真，很難得。在劍橋裡頭，我看到學生用《無量壽經》寫博士論文，用孟子、用王維，他們在寫博士論文，我看了很感動。而且這些研究生，普通話都講得很好，不需要用翻譯。老師、教授，我們都用華語來交流。

同時我給他們上了兩堂課，我告訴他們：你們可以拿到博士學位、碩士學位，你們一生依舊生活在煩惱痛苦的世界裡。他們都笑起來了。我說：夫子的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，你得不到，那種快樂你得不到。佛法裡的法喜充滿，你得不到。這是什麼原因？你們

所搞的是儒學、佛學。我能夠有法喜充滿，我能夠不亦悅乎，什麼原因？我學的是學佛、學儒。學佛、學儒跟佛學、儒學不一樣。我這點醒他。學佛，就要跟釋迦牟尼佛一樣，我學他，我要學到家。學儒，我要學孔子一樣。你要做今天的孔子，做今天的釋迦牟尼佛，你才有法喜充滿，你才會有不亦悅乎。如果你是搞學術，跟你自己的生活、工作都不相關，那你還是生活在煩惱痛苦的世界，你得不到法喜。

所以回來之後我就想，我們對於儒釋道，這是中國傳統的根。儒釋道的人才培養是當務之急。所以我回到中國之後，要向政府建議，要培養全世界漢學大師級的教授，這個非常重要。這一次我們在路過新加坡，參加新加坡有個聚會，我也給他們的政府建議，因為宗教團結從他們開始，希望他們國家能辦一個宗教大學，對全世界招生，把宗教教育帶動起來，對於社會世道人心才有很大的幫助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在此地把這些經過的事情貢獻給大家，給我們同學們做參考，希望我們要學釋迦牟尼佛、要學孔子，不要搞學術，你才真正提升自己。你的身心的修養，你的家庭、你的事業、你的靈性，統統都能提升，這我們才真正學到了古聖先賢的教誨。謝謝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健康快樂！